

世界盃期間，有本地酒吧裏人聲鼎沸；當熒幕上的球員將足球猛力射入網窩的一刻，全場爆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聲。在這大群亢奮的球迷中，有一桌客人顯得有點特別——他們是視障人士，正與旁邊桌子的中外酒客一起，為同一個入球振臂高呼。原來，透過專業的口述影像員即時描述賽況——球員的跑



●視障人士「觀看」機球賽事。
口述影像協會
Fb圖片



◀口述影像協會創辦人梁凱程為視障人士戴劍擊面罩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



●視障人士於酒吧透過口述影像「看」世界盃。

口述影像協會Fb圖片

有一種興奮，

叫「聽見」動心魄

自2018年世界盃起，香港口述影像協會積極將口述影像推廣至重大足球盛事，以至機球、泰拳、劍擊等被視為「危險」的動態活動，更嘗試讓視障者親身體驗，參與其中。對協會創辦人梁凱程而言，那種跨越視力界限、能在同一空間同頻共振，才是「共融」最真實的模樣。

梁凱程的學術軌跡，本身就是一場跨域的文化對話。本科修讀國際新聞的她，早已熟稔訊息如何在不同受眾之間有效傳遞；碩士主修英文，其後又進修傳譯課程，並從事翻譯與英文教育工作——這些看似分屬不同範疇的專業或工作經驗，正是在不同文化、不同語言之間，搭建起暢通的溝通橋樑。直到博士階段，她終於將學術與事業的重心錨定在「口述影像」的博士研究上。

視障者想參與活動被拒感不解

當中，真正撼動梁凱程調整學術發展方向的，並非什麼學術考量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現實的叩問。曾擔任領跑員的她，曾聽到很多視障跑手無奈反映，他們有太多想參與的活動，卻始終被拒之門外，「也曾有一個視障女孩告訴我，她想讓大學同學帶她去酒吧看球賽，但同學拒絕了，理由竟然是『危險』！」梁凱程感到不解：「她是成年人，為什麼因為視障，就連去酒吧看球這種再普通不過的日常生活體驗都要被剝奪？」

梁凱程憶述，有次她邀請一個平日很少外出的視障朋友去參觀展覽，對方平靜地反問：「我，看得到嗎？」這句話猶如給梁凱程一記重錘，「為什麼會覺得自己視障便不能到博物館看展覽？」她不禁反思，這可能是視障者對社會長期排除機制的反射性回應。

大眾誤以為視障者只能過着靜態、受保護的生活；視障者也習慣被社會排除在外。梁凱程卻認為，一個公平的社會，人人都有平等參與文化藝術、運動和戶外活動的機會，而口述影像，就是推動平等的好工具。

口述影像為視障者生活帶來色彩

於是，她於2015年創立香港口述影像協會，大力推廣口述影像的工作，為視障者單調而枯燥的生活帶來更多色彩，這樣視障者可以去酒吧欣賞世界盃，落田感受農家樂，並體驗不同的文化及體育活動，「大眾往往只看見他們的Disability（障礙），卻看不見他們的Ability（能力）。但其實就算受視力限制，同樣可以獨居、煮飯，用刀甚至可能比一般人更熟練。如果社會一開始就假定他們不可能做到，便不會有人投放資源去推動共融，這種系統性的忽視，變相剝奪了他們的社會參與權。」

她認為，真正的共融，是在公共空間、文化服務與活動規劃的最初階段，便把不同使用者的需要納入考慮之中。隨着社會的共融意識的逐步提升，香港的口述影像發展已初見成效，但單靠民間機構的努力仍顯不足。她指英國早在1996年就有《廣播法令》，其後的《通訊法令》、《平等法令》等，均已為口述影像奠定了清晰的法規基礎，包括規定公營電視台每周至少有一成的節目有口述影像服務，這些很值得香港借鏡。

她相信，只要大家願意多走一步，很多對視障人士的掣肘都會消失。當每一個人都無須被特別標示，也能自然地走進彼此的生活，就是共融。

視障者新體驗 生活更有姿彩

「原來張家朗等劍擊運動員真的很辛苦，我穿上裝備後才發現又重又悶熱，怪不得他們在有冷氣的場館都全身濕透！」視障的國輝脫下劍擊面罩後笑着說。在口述影像員及大使的輔助下，他學會了劍擊的丁字步，也在觸感圖的輔助下在腦海中建構出賽道的輪廓，「以後我聽比賽旁述，會知道進攻線、底線和安全區在哪裏，投入感完全不同。」對國輝而言，這是一次新奇的運動體驗，也讓他生活更有姿彩。

行山心慌慌 導航清晰消恐懼

回憶起數年前首次參加口述影像活動，國輝坦言當時十分恐懼：「第一次去行龍虎山，看不到前面的路是樓梯還是泥地，就像一般人蒙着眼行山！」但隨着口述影像員清晰的導航，恐懼逐漸消散，登頂那一刻，對方告訴他右邊兩點鐘方向是港珠澳大橋，「雖然我眼前只是灰濛濛一片，但起碼我參與了。」

另一次坐船前往西貢珍珠養殖場，單是登船已是一大考驗，「跳板是一塊有縫隙的窄木板，不像天星碼頭的那麼寬闊。上船時，前面要有人扶着，後面要有人推

着，腳步還要踏得非常準確。」在口述影像員的引導下，國輝安全上船，又體驗如何把蚌撬開，將找到的珍珠造成頸鏈，提起那段經歷，國輝仍然十分興奮。是口述影像將他從封閉的世界，帶到與常人無異的生活中。

全失明的美儀，對口述影像帶來的安全感與尊嚴深有接觸，例如博物館導賞中，「他們形容得非常細膩，讓我這個看不見的人，感覺就像親眼看到了展品一樣。我們不用整天只留在家了，有機會接觸社會。」對健視者而言，行山、劍擊或許只是平凡的消遣；但對視障人士來說，這卻是他們跨越視覺障礙、行使「同等參與權」，與這世界重新緊密連結的珍貴時刻。



●國輝（左）及美儀（右）在口述影像大使協助下了解劍擊的賽道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
郭木又 攝



●口述影像大使協助視障人士進行劍擊練習。
香港文匯報
記者郭木又 攝



●協會亦曾讓視障人士世界盃活動走進商場，與更多市民一同「觀看」賽事。

口述影像協會Fb圖片

口述影像員旁述世界盃賽況 視障球迷知入波同振臂歡呼

非旁白睇圖講故 需「轉數快」精準傳達

「不就是把看到的情況講出來嗎？像配音旁白？」香港口述影像協會開辦了不同類型的專業培訓課程，致力培育更多口述影像員，但初學者多會有這樣的誤解。專業的口述影像員要應付不同場景，試想像他們走進拳擊館的觀眾席，身旁的視障朋友聽到台上拳肉撞擊的聲響、全場觀眾震耳欲聾的歡呼，而口述影像員必須近乎同步地，將現場激烈的戰況精準地傳達，這絕不是單純的「看圖說故事」，而是一場在零點幾秒內完成觀察、篩選、翻譯與輸出的高速運算。

梁凱程介紹指，口述影像都有分類，例如電影口述影像與運動口述影像就是完全不同的系統。電影可以預先看片、寫稿、錄音，將描述精準地安插在對白與音效的縫隙中；但泰拳、劍擊這類現場運動，瞬息萬變，沒有「逐字稿」可言。

腦海演練無數次引導視障者

擁有數年實戰經驗的口述影像員何思遠（Kit）以今次的劍擊體驗班為例，為幫助受眾在腦海中建構場景，會預先整理教練的動作示意圖、探究器材背後的歷史，「重劍上有一道『開坑』，指的是劍身上特有的V形凹槽設計，我們會去了解它的設計原理。這些知識未必會全部講出來，但必須準備好，在合適時作為補充。」他們還要協力量身訂做「觸感圖」與道具，在教練講解前，他們已經在腦海中演練過無數次，如何引導劍擊體驗班的視障者，以雙手去觸摸、去感受，將冰冷的物件轉化為帶有溫度的認知，從而感受劍擊的樂趣。

許多口述影像初學者很怕「詞窮」，有時不知道如何形容眼前畫面，或者又太囉唆。Kit指初學時最容易犯的錯就是講得太複雜，「『我用左手拿起玻璃杯，放到嘴邊喝水。』但其實拿杯自然用手，喝水自然用嘴，後來我學會簡化成『拿起杯水喝』。」要做到簡而精，他花了一年多，再用兩三年去做好語速與節奏的控制。這本領無法一蹴而就，由初次接觸、報讀初階至進階課程，再完成實習，往往需時數年。梁凱程透露，能達到專業水平的學員大約只有六成。

Kit永遠記得五年前第一次負責泰拳口述，「現場每次爆發巨大的歡呼聲我就很緊張，因為這代表出現了精彩一刻。如果描述不到位，視障朋友就無法投入。」在極速的攻防中，左右不分、語速跟不上節奏是新手的常態，故Kit找來世界級拳手的比賽片段，對着熒幕瘋狂練習即時描述。

引導要轉化為具體指示

說回劍擊體驗班，口述影像員作出引導時，不能只叫視障者「往前一點」，而是要轉化為具體指示，「相差一個拳頭的距離」、「手肘抬到腰那麼高」，同時要眼觀四方，判斷何時要出聲制止，免生危險；有時亦要等待時機，讓教練講解完畢再作補充。

劍擊班現場，除了有口述影像員，也有像葉澌澌（YY）這樣的口述影像大使，他們則更側重貼身支援。在聽到口述影像員講解後，她會在配對的參與者身邊作出細節補充。為了今次劍擊活動，她從花劍、重劍到佩劍的規則與歷史都有涉獵，在教練作教學示範時，她會以時鐘方位引導參加者，例如「對手在你的12點鐘方向」或「向3點鐘方向移動」，視障人士與健視者也一聽就明。她更驚訝地發現，和她配對的參與者雖是第一次試玩劍擊，但在聽從指示掌握步法後，靈活度甚至超越了她。與參加者一起玩、一起體驗運動的快樂，成為她持續參與的動力。

原來，口述影像員和大使，不是躲在麥克風後的「旁白」，他們更是感官翻譯家與導航員，為視障人士重塑完整平等的真實世界。

●口述影像員與視障人士一同「觀看」泰拳等被視為「危險」的動態活動。
口述影像協會Fb圖片

●何思遠（Kit）
香港文匯報記者
郭木又 攝

